

網路惡勢力：青少年網路霸凌之相關研究

(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壹、研究背景

近十年來，校園霸凌(bullying)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關注的議題，而其對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所造成的影響及對社會與環境的衝擊，也廣泛被各界所關注，校園霸凌不只是教育議題，更擴展為社會及公共衛生議題。在歐美國家(包括英國、芬蘭、德國、挪威、澳洲、美國等)，大約有 10%到 30%的兒童及青少年參與或持續經歷霸凌行為(包含霸凌、受凌、霸凌並受凌) (Kumpulainen & Rasanen, 2000; Olweus,1978, 1993; Rigby & Slee, 1991; Whitney & Smith, 1993; Wolke, Woods, Stanford, & Schulz, 2001)，其他國家如南非和韓國的研究也指出大約有 36%到 40%的中學生參與霸凌行為(Kim, Koh, & Leventhal, 2004; Liang, Flisher, & Lombard, 2007)。在台灣，根據兒福聯盟(2007) 調查發現，台灣有 24%的學童，其行為已達網路霸凌的警戒範圍，包括「網路小搗蛋」(14%)、「網路小混混」(7%)，甚至有 3%的孩子屬於「網路小霸王」，已瀕臨犯罪邊緣。因此，雖然因測量工具不同而盛行率有些許差異，但國內外相關研究都顯示校園霸凌行為在全球各地已經成為重要且普遍存在的問題。

然而，隨著科技的發達與時代的變遷，人類的生活型態有了很大的改變，網路及手機電話已嚴然成為現在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尤以 15 歲～未滿 20 歲者上網比例超過九成五 (95.4%) (交通部統計處，2007)。人跟人之間的互動型態也隨著網路的發達產生變化，除了電話及電子郵件傳遞之外，各種活動也從面對面的互動轉變成無遠弗屆的虛擬雲端平台互動，例如即時通訊、手機簡訊、網路聊天室、網路社群網站、部落格或網誌、網站、照片或短片、電子佈告欄、線上遊戲等等。然而，就在網路為人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及正面幫助(如學習效率及人際網絡建立)的同時，複雜的網路濫用問題也伴隨而來。因此，青少年霸凌行為藉著科技媒介的發展與廣泛應用而產生了新的型態與定義。網路霸凌 (cyber-bullying) 因此在近幾年內逐漸從傳統霸凌演化成為一種新興的霸凌形式，透過各種網路溝通科技工具，達成加害他人的目的，造成嚴重的心理及精神傷害。校園霸凌的型態也從原來面

對面的肢體或言語霸凌衍生出更複雜、影響及傳播力範圍更為廣泛的網路霸凌行為，造成更大更長時間的傷害(Willard, 2007)。

網路上既看不見又打不著對方，如何造成霸凌傷害事實呢？網路霸凌行為不同於傳統霸凌常見的肢體攻擊，而是以包括寫髒話，冒名傳送凌辱或嘲笑的話語騷擾他人，散播謠言，或是以辱罵留言或信件，及恐嚇張貼私密照片或影片等等方式達到刻意傷害之目的，因此網路霸凌行為相較於傳統霸凌反而更容易簡單，例如有些青少年利用網路傳播的快速及無遠弗屆性，拍下受害者的私密照片或影片以及撰寫惡毒毀謗之言詞等等來恐嚇並控制受害者，更有情侶吵架或分手後利用網路把對方的秘密公開或詛咒謾罵等等報復行為，有些也用漫罵惡毒的郵件或留言灌爆癱瘓受害者的信箱及部落格，就連學校老師或官員都要人人自危，上課或開會都有可能被不滿的學生或有心人士斷章取義拍成相片或影片並加註毀謗傷害性言語再放上網路，亦或是冒用受害者名字帳號去辱罵挑釁毀謗另一(群)人，並把受害者的個人資料貼到網路上散播等等方式；其傳遞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四通八達無遠弗屆，使用的武器從棍棒拳頭演變成網路媒介，而且受害者不易馬上發現、不易即時阻擋、也不易刪除。再者，由於網路世界是虛擬的世界，我們常常無法知道網路的那一頭到底是何許人也，其身分及文章內容真真假假難以分辨，但其散播謠言、挑撥離間、以訛傳訛、招搖撞騙的功力不容小覷，不但會造成受害者的心理傷害(Yabarra, Mitchell, Wolak, & Finkelhor, 2006)，還可能造成家庭失和、兄弟鬩牆、朋友互傷、甚至引發憂鬱及輕生念頭。此外，青少年時期很需要同儕的肯定認同及人際需求的滿足，以建立其安全感並發展自我認同，所以青少年會更在意同儕的眼光及自己的名聲，因此網路霸凌的傷害性也就相對更高。青少年要是掌握了網路特性就掌握了優勢與權力，霸凌因此有了新的形態面貌及管道，方便又不著痕跡，也因為網路霸凌具有一些不同於傳統霸凌的獨特特徵，使得學校及教育機關難以抑制與防堵。因此，本研究旨在檢視網路霸凌行為的現況與其多向度之危險因子，以瞭解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發生的模式、角色、嚴重程度、頻率、與多向度之相關影響因素，並提供家長及學校有效預防及輔導介入之參考。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檢視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的本質（包括發生原因、發生頻率、嚴重程度與模式等）與其相關影響因素，以增進教育及社工社政專業人員對台灣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及影響因子的瞭解與重視，並進而為其提供最適切與完整的防治及處遇方案與服務。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兩點：

- 一、分析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的角色內涵 (victim, bully, victim-bully, normal)、現況、人口變項與個人及家庭背景之差異性。
- 二、檢視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的危險指標 (risk factors)，釐清其模式與多層面影響因子的探究。

以下就本研究中的重要名詞加以解釋：

- 一、霸凌行為(Bullying)是一種重複性刻意傷害他人或被他人長期攻擊傷害的負向行為 (Olweus, 1993; Rigby, 1996)。
- 二、網路霸凌行為(Cyber-bullying)是指是個人或團體刻意、帶攻擊性、並持續得利用電子網路溝通科技(如手機簡訊、電子郵件、即時訊息、網站等)來發送傳遞具傷害性之言語或圖片及影音，以達成傷害他人的意圖(Smith et al., 2008; Willard, 2004)。

參、研究重要性

累積近幾年的國外實證研究結果，已充分突顯出青少年網路霸凌普遍存在的事實。在英國，NCH (2005) 發現大約有 20%的青少年為網路霸凌受害者，其中以手機簡訊為多數 (14%)，再來是網路聊天室 (5%) 及電子郵件(4%)，而 Noret & Rivers (2006) 的三年長期性研究也發現有 6%的青少年表示他們有時候會收到不堪入目或威脅的簡訊或電子郵件，且人數逐年增加。相似的，Smith, Mahdavi, Carvalho, Fisher, Russell, & Tippett (2008) 研究顯示最普遍的網路霸凌是透過電話及手機簡訊，再來是即時通訊，然而傷害影響最嚴重的卻是手機短片霸凌。在美國，Ybarra and Mitchell (2004) 也發現 12%的青少年用網路傷害攻擊別人，4%

的青少年被攻擊，而 3%的青少年在網路攻擊別人也被攻擊。此外，使用網路越頻繁的人越容易利用網路為其霸凌的工具，成為加害或受害者。反觀國內，兒童福利聯盟 (2007) 的調查資料發現台灣的國中國小學生，每四人就有一人有網路霸凌行為 (25%)，其中「網路小霸王」又以男生 (57%) 多於女生 (43%)，多次在網路上做出各種傷害人的舉動。雖然實務界認為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的存在有其普遍性，但卻沒有實證研究直接針對此現象加以證實探討，只有較多針對網路學習、網路使用行為、網路成癮、網路性侵害的相關研究。因此極需有學者關注檢視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的新興議題。再者，除了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之外，針對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議題的探討與重視，更是對家長、老師、學校、教育政策決策者、兒童青少年福利、以及社政與司法系統的實務工作有著顯著的意義與影響，亦能預防或終止網路霸凌的擴散與造成的有形及無形之傷害。

一般而言，霸凌行為的角色可分為「霸凌者(bully)」、「受凌者(victim)」、「霸凌且受凌者(bully-victim)」三種。研究顯示霸凌者較容易有低學業成績、犯罪及物質濫用問題(Hourbe, Targuinio, Thuillier, & Hergott, 2006; Loeber & Dishion, 1983; Nansel et al., 2001; Olweus, 1997)，並且較具攻擊性、缺乏同理心、易受同儕或幫派負面的影響(Cook, Williams, Guerra, Kim, & Sadek, 2010)；而受凌者通常擁有較低的社交技巧及同儕地位，並且較容易經歷長期心理健康問題，例如低自尊、孤立感、焦慮、憂鬱、甚至產生自殺意念及企圖(Cook et al., 2010; Hawker & Boulton, 2000; Kaltiala-Heino, Rimpela, Rantanen, & Rimpela, 2000; Parker & Asher, 1987; Salmon, James, & Smith, 1998)；最後，霸凌且受凌者是三種角色類型中最具嚴重適應問題的一群，他們不但是霸凌者又同時是受凌者，較具攻擊性、缺乏自信自尊及社交技巧、低同儕地位及學業成績、且焦慮憂鬱(Cook et al., 2010; Hanish & Guerra, 2004; Nansel et al., 2001; Schwartz, 2000)。由此可見，校園霸凌行為已經不是單純的玩耍打鬧，而是會對兒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及生活適應造成嚴重負面及延續性的影響(Schafer, Kom, Brodbeck, Wolke, & Schulz, 2005; Smith, Singer, Hoel, & Cooper, 2003; Sourander, Helstela, Helenius, & Piha, 2000)。

在兒童青少年福利的部份，當青少年經歷網路霸凌時，則出現憂鬱、焦慮、情緒失常、或自殺意念及企圖的危機也會升高(Hinduja & Patchin, 2010; Juvonen & Gross, 2008; Perren, 2010; Ybarra, 2004; Ybarra, Mitchell, Wolak, & Finkelhor, 2006)，而其中霸凌受害者又比加害者承受更大的壓力與危機。另有研究顯示，網路霸凌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有雙向的循環關係，亦即「受害—霸凌循環」(victim-bully cycle) (Li, 2004, 2007b; Ma, 2001)，也就是霸凌受害者常有可能會報復變成加害者，而霸凌加害者也常變成受害者。因此，網路霸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單只是內化行為問題（如情緒及心理上的傷害），也常會影響外化行為問題（如攻擊行為、學業成績低落、逃學或輟學、甚至成年時期的攻擊及犯罪行為）(Beran & Li, 2007b; Varjas, Henrich, & Meyers, 2009)。所以，如果能重視青少年網路霸凌發生的現象，界定網路霸凌的多層面危險因素或指標(如個人、家庭、同儕關係)，早期發現，早期介入和處遇，就有機會預防青少年自傷自殺悲劇及攻擊偏差行為一再的發生，亦能節省社會成本的支出。

在教育及社工社政體系的實務工作方面，針對青少年網路霸凌議題的探討，可以促進老師、學校行政主管、教育政策決策者與家長、學校社會工作及諮商輔導老師等實務工作者對網路霸凌的關注與了解，提升對於這種不易察覺又新興型式霸凌的敏感度，避免預防處預方案的互相推諉、衝突與治標現象，進而增進學校與家長及實務工作者之間的協調合作，共同為網路霸凌裡所有的受害者及加害者提供最安全與有效的防治及處預計畫，包含宣導、發現、輔導保護、及教育服務等。在司法體系方面，了解青少年網路霸凌的類型、盛行率與嚴重程度、好發年齡、危險因子、影響的後果、以及因應的方式等，對青少年接觸電子媒介的監控保護機制及網路警察制度，皆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Patchin & Hinduja, 2006)，並能避免網路跟蹤(cyber-stalking) (Basu & Jones, 2007)及網路性侵害(sexual offenses) (Akdeniz, 2000)，為青少年提供最適切的保障。

校園霸凌議題在台灣持續發燒，不論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學者專家、公私立學校、或家長等紛紛全面動員，共同商討因應對策，並規劃出許多校園霸凌防治機制，許多縣市政府

並開始增加學校社工及輔導人員名額等配套措施，然而，網路霸凌相關議題卻相對被忽略。網路/手機與現代青少年生活密不可分，相較於面對面的傳統霸凌，這看不見的拳頭--網路霸凌的惡勢力及造成的傷害更是持久且廣泛不受限制，此問題急需要被探討重視。國內外對於網路霸凌方面的研究才剛起步，極需學術界與實務界加以重視，以彌補學校或社政系統只從單一型式暴力或問題介入而產生不協調的困境。因此，了解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發生的模式、嚴重程度、頻率、與相關影響因素是刻不容緩的研究議題。

肆、國內外研究情況與重要文獻評述

以下研究者將分別從網路霸凌研究的定義與內涵、測量、以及其相關影響因子三大面向進行文獻探討。

一、網路霸凌之定義及內涵

(一) 傳統霸凌(Bullying)及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之定義及比較

在 1970 年代，Olweus (1978) 率先開啟霸凌行為研究新紀元。霸凌 (bullying) 是一種重複性刻意傷害他人或被他人長期攻擊傷害的負向行為 (Olweus, 1993; Rigby, 1996)，霸凌的形式除了肢體上的攻擊之外，還包括言語攻擊(如威脅恐嚇、取不雅綽號、嘲諷羞辱)、友誼關係操弄(如孤立排擠、散播謠言、操弄友誼) (Ma, 2001)，可表現於一對一或者是群體中力量失衡的關係。而網路霸凌 (cyber-bullying) 是近年來因為網路及手機電話的普及而發展出來的新興霸凌形式，是個人或團體刻意、帶攻擊性、並持續得利用電子網路溝通科技(如手機簡訊、電子郵件、即時訊息、網站等)來發送傳遞具傷害性之言語或圖片及影音，以達成傷害他人的意圖 (Smith et al., 2008; Willard, 2004)。由此可知，傳統霸凌與網路霸凌的基本定義相似，都是一種刻意及持續性的負向傷害行為，也都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為目的 (Hinduja & Patchin, 2007)，但不同的地方在於網路霸凌使用的形式、媒介、時間、及空間。相較於傳統霸凌透過面對面的肢體衝突及言語叫囂謾罵形式，網路霸凌運用科技把不當的負面文字、圖片、影音視訊形式，透過網路媒介(例如即時通訊、手機簡訊、網路聊天室、網路社群網站、部落格或網誌、網站、電子佈告欄等)散播出去，在無邊無際的網路虛擬空間流竄，形成對受害者 24 小時持續性的傷害。

(二) 網路霸凌之內涵

1. 網路霸凌行為之類型

不同於肢體的拳打腳踢，網路霸凌藉由一些負向溝通形式，同樣達到傷害對方及造成惶恐焦慮害怕不舒服感覺的目的。網路霸凌的形式主要有八種 (Willard, 2004)，包含網路論戰(flaming)、騷擾(harassment)、毀謗(denigration)、冒用(impersonation)、揭露(outing)、詐騙(trickery)、排擠(exclusion)、網路跟監(cyber-stalking)。

2. 網路霸凌之媒介類型

不同於肢體霸凌的拳頭與器械，網路霸凌用的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影手、無影腳」，擋不住也接不著，卻又讓人痛徹心扉。綜合過去文獻(Kowalski, Limber, & Agatston, 2008; Smith, Mahdavi, Carvalho, Fisher, Russell, & Tippett, 2008; Willard, 2006)，網路霸凌的主要媒介有：即時通訊 (instant messaging)(包含 SKYPE、LINE、FACEBOOK、YAHOO、GMAIL)、手機/行動電話簡訊 (text messaging)、電子郵件 (email)、網路聊天室 (chat rooms)、網路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ing sites)、部落格或網誌 (blogs)、網站(web sites)、照片或影片(video clip)、電子佈告欄 (bash boards)、線上遊戲 (internet gaming)。

3. 網路霸凌之特性

網路霸凌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六點：

(1) 匿名性

(2) 任何人

任何人幾乎都可以成為霸凌者，不論身材高矮胖瘦、不論成績高低，都可以利用網路來進行傷害而不著痕跡，此特性尤其成為校園霸凌受害者的報復最佳管道 (Willard, 2003)。

(3) 不需直接面對受害者

由於網路霸凌者並不需要直接面對受害者，因此不容易產生同理心或同情心，也不容易了解傷害的嚴重性及後果(Beale & Hall, 2007; Froese-Germain, 20008; Sparling, 2004)，因此網路霸凌者容易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也許認為只是好玩，

或只是想給受害者一點顏色瞧瞧。

(4) 不求助

網路霸凌受害者常常處於一種對網路又愛又恨的矛盾而不敢向家人求助，因為大多數父母的反應可能是不理解且直接斷絕子女在家接觸電腦網路的機會，原本想要保護子女免受網路霸凌之苦，然而父母卻也連帶拿走了青少年和同伴及世界接軌連繫的管道，造成青少年邊緣化的孤立感受(Strom & Strom, 2005)，因此大多數網路霸凌受害者選擇不求助，或只跟好朋友訴說。

二、網路霸凌之測量及其相關影響因素

1. 網路霸凌之測量

依研究的目的不同，網路霸凌的測量方式為量化的評估，常見的方式為問卷量表，主要的目的為調查個人網路霸凌經驗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及預測力，以下研究者將對網路霸凌的研究工具列舉說明，包括 Calvete 網路霸凌問卷量表、Li 網路霸凌調查表、Smith 網路霸凌問卷量表、Ybarra 青少年網路安全調查、Aricak 網路霸凌問卷量表、及 Akbulut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問卷量表：

(1) Calvete 網路霸凌問卷量表 [The Cyberbullying Questionnaire (CBQ)]

Calvete 和其同事 (2010) 為評估西班牙青少年的網路霸凌行為而發展此量表，藉由過去文獻定義了 16 種形式的網路霸凌行為，並採用三等式量表，計分方式為 0 至 2 分，高分者顯示有較高程度的網路霸凌行為 (0=從不，1=有時候，而 2=常常)。信效度分析上，信度檢驗呈現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0.96$ ，項目分析之項目對項目關聯性平均為 0.64；效度檢驗之因素分析結果因素負荷量為 0.90-0.99。

(2) 網路霸凌調查表 [The Cyberbullying Survey]

Li (2007a) 從過去文獻中發展出此匿名性調查量表，藉以調查加拿大青少年的網路霸凌經驗、性別差異、以及其使用媒介/工具。量表包含人口學變項及網路霸凌的相關經驗兩大面向共 22 題，計分方式多為二元的名目變項(是/否)，也有少數題項用多元名目變項問題及頻率問題(如電腦使用頻率)。

(3) Smith 網路霸凌問卷量表 [The Cyberbullying Questionnaire]

Smith 和其同事 (2008) 根據 Olweus's Bully & Victim Questionnaire (Solberg & Olweus, 2003) 發展而成，藉以調查英國青少年在經歷各種網路霸凌媒介的盛行率以及青少年自己知覺的影響程度。量表項目包含人口學變項及七種網路霸凌媒介(簡訊、照片或短片、電話、電子郵件、聊天室、即時通訊、網頁)，以調查在前兩三個月內，每一種媒介的校內及校外網路霸凌的經驗及頻率，採五等式量表，計分方式由 1 至 5 分，高分者顯示頻率較高。另外，問題還包含以自己的觀點與傳統霸凌的影響程度做比較、延續的時間，應變與通報方式，及是否認為禁用通訊電子產品為有效對策等，更包括開放式問題以求更深入的了解青少年感知的網路霸凌影響原因及有效或常用對策。

(4) Ybarra 青少年網路安全調查 [Youth Internet Safety Survey (YISS)]

透過美國司法部的支持，Ybarra & Mitchell (2004)及研究小組針對全國性 10 到 17 歲的日常網路使用者及其父或母或監護人，進行橫斷面式的電話訪問調查。基於網路霸凌是藉由言語及行動來攻擊及操弄而產生受害者心理及情緒的傷害，青少年網路安全調查的研究團隊使用二元的名目變項(是/否)問題來界定網路霸凌者、網路受害者、霸凌受害兼具者、以及無網路霸凌經驗者。

(5) Aricak 網路霸凌問卷量表[Questionnaire of Cyberbullying (QoCB)]

Aricak (2008) 由過去文獻中擷取並發展了一個共 21 個題項的問卷，藉以調查 6-10 年級的土耳其青少年之網路霸凌相關的心理及行為。其中包含網路霸凌之參與其中、暴露其中、及因應對策三大面向的題目，及名目尺度之答題選項。

(6) Akbulut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問卷量表 [Cyber-Victimization Scale]

Akbulut 等人 (2010) 針對土耳其一個非常盛行的社群網路平台使用者，從過去文獻中發展出此網路問卷調查。此量表著重於情緒及關係的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其中包含 Willard (2004) 提出的八種網路霸凌形式 (如網路論戰、騷擾、毀謗、冒用、揭露、詐騙、排擠、網路偏執跟監)，採五等式量表，計分方式由 1 至 5 分(1=從不…，5=總是)，高分者顯示網路受害經驗頻率較高。信效度分析上，信度檢驗呈現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0.96，解釋了 50.49%的總變異量。

2. 網路霸凌之相關影響因素

過去相關研究對於霸凌行為的探討多偏重於單一層次因子(例如個人層次)，並由此發展出各種處遇(intervention)方案。然而，霸凌存在於社會環境及情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還必須考慮個人與社會環境的交互影響(Olweus, 1991; Swearer & Doll, 2001)，以求全面性的了解，或許能以更兼具微視鉅視的角度，發展出更有效的處遇計畫。在台灣，有關霸凌議題的學術研究仍然不足，其中又以未出版的學位論文居多(游美惠，2007)，此外，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對兒童青少年霸凌行為處遇方案的成效還都有限，其改善大多也只限於增進兒少對霸凌行為的認識與了解，但對實際霸凌行為卻沒有顯著改善 (Merrell, Gueldner, Ross, & Isava, 2008; Olweus, 1999; Smith, Schneider, Smith, & Ananiadou, 2004)。

因此，為了完整了解其影響因子並發展日後更有效的霸凌防治及處遇方案，以社會生態學觀點來對兒少霸凌行為進行多層面的學術研究探討就更加顯得重要。Cook et al. (2010)從過去三十年來霸凌議題相關的文獻中，統合分析指出最受關注的個人及環境因子，其中個人層面影響因子包含年齡、性別(Albulut, 2010; Aricak, 2008; Dilmac, 2009; Li, 2006)、價值觀 (Dilmac & Aydogan, 2010)、外顯行為、內化行為、社會能力、自我相關知能、他人相關知能、人際問題解決能力、及學業成績表現 (Hawker & Boulton, 2000; Kaltiala-Heino et al., 2000; Rigby & Slee, 1999)、了解網路安全及科技的使用行為 (Li, 2007b)；而環境層面影響因子又包含家庭互動(Mason, 2008)、同儕關係及學校氛圍(Williams & Guerra, 2007)。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想了解網路霸凌行為發生的歷程，探討網路霸凌者的動機、心理需求及認知過程，進而影響其網路霸凌行為。由於國內外網路霸凌的研究尚處於初始的階段，過去研究的重點又多注重於網路霸凌盛行率、網路霸凌類型、使用媒介類型、及人口變項的差異等，而對其中行為產生的歷程的了解卻很有限，因此，研究者進而藉由系統性量化調查來探討網路霸凌者的動機及其心理認知歷程。主要可能的動機及影響因子層面有：報復及教

訓(Konig, Gollwitzer, & Georges, 2010)、個人特質因素(如自尊、衝動、社交能力)、與環境因素(如父母教養、家人支持、老師支持、父母婚姻衝突)。

(二) 研究方法

壹、研究樣本與實施程序

由於網路霸凌與電腦網路/手機的使用行為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著重在資源豐沛的都會區，以減少網路電腦/手機使用普及度所帶來的誤差。本研究以國小五年級與國中三年的學生(5、7、8、9年級)為研究對象，樣本選取國小5所學校共12班，國中4所學校共21班，包含台北1所小學(1班)、台中1所國中(11班)、高雄4所小學(11班)及3所國中(10班)，以問卷調查及班級團體施測的方式蒐集資料，有效樣本共853人，各年級的比率分別為5年級約35%，7年級約25%，8年級約21%，9年級約18%，其中男生佔51%，女生佔49%。而問卷預試的部份，則抽取高雄市某所國中2個班級的學生進行預試調查。

在學校問卷調查的部份，擬運用研究所以及大學部高年級之學生作為訪問者，筆者先對訪員進行訓練，讓訪員瞭解問卷填寫的程序與注意事項。在與學校及老師協調確認適合施測的課堂時間後，由訪員前往此校在班級中進行調查。問卷填答的程序則是先向受訪者解釋研究的目的、進行方式、並向受訪者確保資料的保密性以降低作答的疑慮。問卷填寫結束之後，擬致贈小禮品給學生及老師，以感謝他們的參與。

貳、測量工具

網路霸凌經驗。本量表參考過去已發展量表，彙整成三大部分包含親身受害經驗，目睹他人經驗及自己本身加害經驗。(1)親身受害經驗部分又分成頻率題及類別題兩方面，頻率題共15題，題目如散播八卦謠言來中傷醜化我、故意說壞話煽動朋友排擠封鎖我、假冒我的名義在網路上做壞事等等，選項從0到4，(0=重來沒有，1=1-2次，2=3-5次，3=6-9次，4=10次以上)。類別題則包含在那些網路平台發生(複選)、你認為這些人為何要欺負你

(複選)、處理告知方式、情況轉變情形、誰曾幫你(複選)。(2) 目睹他人經驗部分，包含過去六個月內是否目睹、次數、目睹時有何感受、目睹時的反應。(3) 自己本身加害經驗，包含去六個月內是否加害、次數、利用那些平台、為什麼要加害他人。

個人特質層面：

報復態度(revenge)。此量表來自 The Tr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 Inventory (McCullough, 1998)，主要針對曾經傷害你的人來回答想法及感受，測量其報復態度，預試後題目刪減成 16 題，選項為五點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經過因素分析驗證，此量表可細分為三個分量表，第一為原諒和好(如放下傷痛怨恨、釋懷憤怒等)，第二為積極報復(如會讓他付出代價、會討回公道、要他得到報應等)，第三為消極報復(如疏遠他、避開他、切斷關係等)。

自尊(self-esteem)。此量表來自國外 self-esteem scale (Rosenberg, 1965)，測量個人對於自己的看法，題目如覺得自己有價值、對自己滿意、看重自己、有自信跟別人一樣好。經過預試後保留其中 9 題，選項為五點量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

衝動(impulsiveness)。此量表源自 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11; Patton et al., 1995)，預試後保留其中 12 題，經過因素分析驗證包含兩分量表，分別測量個人的衝動及自我控制能力。題目如注意力不集中、做事衝動、講話衝動，與審慎思考、仔細計畫、自我控制。選項為四點量表，1=從不，4=總是。

社交能力(social competence)。此量表源自 Social Competence Scale-T. (developed by Center for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Duke University)。預試後保留其中 18 題，其中又分為 prosocial scale 與 emotional regulation，主要測量個人的正向社會行為以及情緒調節控制能力。選項為四點量表，1=從不，4=總是。

環境層面：

父母教養(*parent practices*)。此量表源自 Parent Practices Scale (Strayhorn & Weidman, 1988)，預試後保留其中 18 題，經過因素分析驗證包含三分量表，分別測量父母正向教養方式、心理控制、鼓勵獨立。選項為五點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父母衝突解決(*interpar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此量表源自 Children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Grych et al., 1992)。共有 9 題，經過因素分析驗證包含分兩個面向，一為父母有效衝突解決情境，另一為父母幾乎不爭吵。選項為五點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此量表參考社會支持量表(廖進安, 2004)，包含三面向分別為家人支持、朋友支持、老師支持，各 7 題，共 21 題。選項為四點量表，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

肆、資料分析及結果

量化的統計分析就問卷調查所得結果資料變項編碼及輸入電腦，運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建檔及清理資料，並針對各問卷量表之信度、效度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及因素分析等統計方法。另外，以描述性統計方法（百分比、次數分配、集中與分散趨勢統計量、相關係數等）來呈現樣本的基本資料。最後，針對研究目的及變項特性進行資料分析，所使用的統計方式包含：複選題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因素分析、羅吉斯迴歸分析、及多元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

網路霸凌經驗

- 若以發生網路霸凌受害經驗的媒介來看，在線上遊戲平台的霸凌受害經驗，佔全部網路霸凌受害經驗總數的 51%，其次為網路社群網站的受害經驗佔 44%。
- 若以網路霸凌受害者所認為加害者的加害原因來看，大多數受害者都不知道為何霸凌者

為何要加害自己，佔了 43%，其次認為可能加害者出於無聊(32%)或覺得好玩(32%)。

- 而霸凌受害者大多接受朋友同學的幫助(59%)，其次為父母(36%)，但仍然有 18%沒有接受任何人的幫助。
- 另一方面，網路霸凌加害者使用最多的媒介為網路社群網站，佔了 47%，其次為線上遊戲平台(38%)。
- 而網路霸凌加害者自述加害他人的原因大多數是因為別人先招惹的，佔了 41%，其次為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30%)，再來是有趣好玩(18%)、我自己也被欺負(17%)。

盛行率：

- 近半年來，有 22%學生承認曾經在網路上或學校裡欺負別人。若再以霸凌者加害的頻率來區分，近半年來曾在網路或手機上欺負別人 1-2 次的占 75%，3-5 次的占 12%，6-9 次的占 5%，10 次以上的占 9%；而近半年來在校園裡欺負別人 1-2 次的占 69%，3-5 次的占 16%，6-9 次的占 4%，10 次以上的占 11%。
- 另一方面，近半年來有 43%學生曾經目睹他人在網路上或學校裡被霸凌。若再以目睹的頻率來區分，近半年來曾經目睹他人在網路上被霸凌 1-2 次的占 69%，3-5 次的占 16%，6-9 次的占 4%，10 次以上的占 12%；而近半年來在校園裡目睹他人被霸凌 1-2 次的占 52%，3-5 次的占 25%，6-9 次的占 7%，10 次以上的占 15%。

霸凌者的個人特質及環境脈絡層面是否有顯著不同：

- 在個人特質方面，霸凌者的原諒和好態度顯著低於非霸凌者($t=-2.517, p<.05$)，霸凌者的積極報復態度顯著高於非霸凌者($t=5.935, p<.001$)，霸凌者的消極報復態度也顯著高於非霸凌者($t=4.13, p<.001$)。此外，霸凌者的自尊顯著低於非霸凌者($t=-2.097, p<.05$)，霸凌者的衝動程度高於非霸凌者($t=4.6, p<.001$)，且霸凌者的社交能力則低於非霸凌者($t=-4.969, p<.001$)。
- 在環境脈絡層面，霸凌者的父母教養溫暖支持程度低於非霸凌者($t=-2.261, P<.05$)，霸凌者的父母教養心理控制程度高於非霸凌者($t=2.184, p<.05$)。此外，霸凌者的父母

有效衝突解決程度低於非霸凌者($t=-2.523, p<.05$)，且霸凌者的家人支持程度低於非霸凌者($t=-2.125, p<.05$)，霸凌者的老師支持程度也低於非霸凌者($t=-2.261, p<.05$)。

解釋及預測霸凌行為的因子：

- 在個人特質方面，學生積極報復態度的測量值越高，則學生成為霸凌受害者的機率就越大($OR=1.433, p<.01$)，而學生自尊的測量值越高，則學生為霸凌受害者的機率就越小($OR=.788, p<.05$)。學生衝動的測量值越高，則學生為霸凌受害者的機率就越大($OR=1.405, p<.05$)，而學生社交能力的測量值越高，則學生為霸凌受害者的機率就越小($OR=.513, p<.01$)。此外，若學生消極報復態度的測量值越高，則學生成為霸凌旁觀者的機率就越大($OR=1.271, p<.05$)。而環境脈絡層面之因子無法顯著預測霸凌行為。

貳、結論及建議

由上所知，報復態度、自尊、衝動、社交能力預測青少年的霸凌行為，雖然環境脈絡層面因子並沒有直接預測霸凌行為，然而這些個人層面因子卻受到環境層面因子所影響。例如父母教養的心理控制程度預測青少年積極及消極的報復態度，父母教養的溫暖支持程度及獨立自主程度則預測青少年的社交能力，且父母教養的心理控制程度及溫暖支持程度也分別正向及反向預測青少年的衝動程度。此外，結果也發現霸凌者的父母教養溫暖支持程度、霸凌者的父母有效衝突解決程度、霸凌者的家人支持程度、老師支持程度均顯著低於非霸凌者，而霸凌者的父母教養心理控制程度顯著高於非霸凌者。

本研究成果能幫助提昇第一線的學校教育人員及社工專業人員對學校中所有可能成為網路霸凌受害者的敏感度與同理心，並能將預防、篩檢、與處遇的服務建構在知識基礎之上。因此對於相關實務工作者，本研究結果可以用來作為在職訓練，以促進對此議題的了解與建立跨領域團隊因應策略及預防處遇之機制，提供學生最適切的評估與處遇計劃，並使學校及社工助人過程能進行得有效果和效率。

參考書目

- 游美惠(2007)。霸凌：性別教育相關議題的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5-2413-H-017-008)。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教育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 交通部統計處(2007)。台灣地區民眾使用網際網路狀況調查報告。台北：交通部。
-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7)。兒童校園「霸凌者」現況調查報告。取自 http://www.children.org.tw/database_report.php?id=204&typeid=4&offset=20
- Akbulut, Y., Sahin, Y. L., & Eristi, B. (2010).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Turkish online social utility membe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3 (4), 192-201.
- Akdeniz, Y. (2000). Sex on the Net: The dilemma of policing cyberspace. United Kingdom: South Street Press.
- Aricak, T., Siyahhan, S., Uzunhasanoglu, A., Saribeyoglu, S., Ciplak, S., Yilmaz, N., & Memmedov, C. (2008). Cyberbullying among turkish adolescents.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11(3), 253-261.
- Basu, S., & Jones, R. (2007). Regulating cyberstalking. *Journal of Information, Law, and Technology*. 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law/elj/jilt/2007_2/basu_jones Retrieved 21.11.09 [Article 1].
- Beale, A.V. & K. R. Hall. (2007). Cyber bullying: What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parents) can do. *The Clearing House*, 18, 8-12.
- Beran, T. & Li, Q. (2007). Cyber-Harassment: A Study of a New Method for an Old Behavior.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32, 265-277.
- Calvete E, Orue I, Estévez A, Villardón L y Padilla P (2010).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Modalities and aggressors' profil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1128-1135.
- Cohen, J. (1977). The cost of dichotomiz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7, 249-253.
- Cook, C. R., Williams, K. R., Guerra, N. G., Kim, T. E., & Sadek, S. (2010). Predictors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5(2), 65-83.
- Dilmac, B. (2009). Psychological needs as a predictor of cyber bullying: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 Practice*, 9(3), 1307-1325.
- Froese-Germain, B. (2008). Bullying gets digital shot-in-the-arm. *Education Canada*, 48, 20-23.
- Guba, E.G., & Lincoln, Y.S.(1994).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CA:Sage.
- Hanish, L. D. & Guerra, N. (2004). Aggressive victims, passive victims, and bullies: Developmental continuity or developmental change?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0, 17-38.
- Hawker, D. S. J., & Boulton, M. J. (2000).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1(4), 441-455.

- Hinduja, S. & Patchin J. W. (2007). Offline consequences of online victimization: School violenc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6 (3), 89 – 112.
- Hinduja, S. & Patchin, J. W. (2010). Bullying,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14, 206-221.
- Hourbe, B., Targuinio, C., Thuillier, I., & Hergott, E. (2006). Bullying among students and its consequences on health.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1, 183-208.
- Juvonen, J. & Gross, E.F. (2008). Extending the school grounds?—Bullying experiences in cyberspac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78, 496-505.
- Kaltiala-Heino, R., Rimpela, M., Rantanen, P., & Rimpela, A. (2000). Bullying at school: An indicator of adolescents at risk for mental disorde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 661–674.
- Kim, Y.S., Koh, Y.J., & Leventhal, B.L. (2004).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in Kore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158, 737-741.
- Konig, A., Gollwitzer, M., & Steffgen, G. (2010). Cyberbullying as an act of revenge?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20(2), 210-224.
- Kowalski, R. M., Limber, S. P., & Agatston, P. W. (2008). *Cyber bullying*. Malden, MA: Blackwell.
- Kumpulainen, K., & Rasanen, E. (2000). Children involved in bullying at elementary school age: Their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deviance in adolescence. An epidemiological sample. *Child Abuse & Neglect*, 24, 1567–1577.
- Li, Q. (2004).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 gender and race matt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Learn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 Li, Q. (2006).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 A research of gender difference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7, 1-14.
- Li, Q. (2007a). New bottle but old wine: A research of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3, 1777-1791.
- Li, Q. (2007b). Bullying in the new playground: Research into cyberbullying and cyber victimizatio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3, 435-454.
- Liang, H., Flisher, A.J., & Lombard, C.J. (2007). Bullying, violence, and risk behavior in South African school students. *Child Abuse Negl*, 31, 161-171.
- Loeber, R. & Dishion, T. (1983). Early predictors of male delinquency: A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4, 168-199.
- Ma, X. (2001). Bullying and being bullied: to what extent are bullies also victim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8(2), 351–370.
- Mason, K. L. (2008). Cyberbullying: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or school personnel.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5(4), 323-348.
- Merrell, K. W., Gueldner, B.A., Ross, S. W., & Isava, D. M. (2008). How effective are school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A meta-analysis of intervention research.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3, 26-42.
- Nansel, T. R., Overpeck, M., Pilla, R. S., Ruan, W. J., Simons-Morton, B., & Scheidt, P. (2001).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US youth: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5, 2094–2100.
- NCH (2005). Putting U in the picture – mobile phone bullying survey 2005. Retrieved 15 August 2007 from http://www.nch.org.uk/uploads/documents/Mobile_bullying_%20report.pdf.
- Noret, N., & Rivers, I. (2006). 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by text message or email: Results of a four year study. Poster presented at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Cardiff, April.
- Olweus, D. (1978). *Aggression in the schools: Bullies and whipping boys*.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Wiley).
- Olweus, D. (1991). Bully/victim problems among schoolchildren: 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D. J. Pepler & K. H. Rubin (Ed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ggression* (pp. 411–448). Hillsdale, NJ: Erlbaum
- Olweus, D. (1993). What we know about bullying. In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pp.5-58).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Olweus, D. (1997).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 Facts and interven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2, 495–510.
- Olweus, D. (1999). Sweden. In P. K. Smith, Y. Morita, J. Junger-Tas, D. Olweus, R. Catalano, & P. Slee (Eds.), *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pp. 7–27). Florence, KY: Routledge.
- Parker, J. G., & Asher, S. R. (1987). Peer relations and later personal adjustment: Are low-accepted children at ris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 357–389.
- Patchin, J. W. & Hinduja, S. (2006). Bullies move beyond the schoolyard: A preliminary look at cyberbullying.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4 (2),148 – 169 .
- Paulson, A. (2003). Internet bullying, Available from <http://www.csmonitor.com/2003/1230/p11s01-legn.htm>.
- Perren, S., Dooley, J., Shaw, T., & Cross, D. (2010).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s and in cyberspace: Association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Swiss and Australian adolescent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4-28.
- Rigby, K.(1996).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Rigby, K., & Slee, P. T. (1991). Bullying among Australian schoolchildren: Reported behavior and attitudes toward victim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615–627.
- Salmon, G., James, A., & Smith, D. M. (1998). Bullying in school: Self-reported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in secondary childre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7, 924–925.
- Schafer, M., Korn, S., Brodbeck, F. C., Wolke, D., & Schulz, H. (2005) Bullying roles in changing contexts: The stability of victim and bully roles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9(4), 323-335.
- Slonje, R., & Smith, P. K. (2008). Cyberbullying: Another main type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 147–154.
- Schwartz, D. (2000). Subtypes of victims and aggressors in children’s peer group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8, 181-192.

- Smith, J.B., Schneider, D.H., Smith, P.K., & Ananiadou, K. (2004). The effectiveness of whole school antibullying programs: A synthesis of evaluation research.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3(4), 547-560.
- Smith, P.K., Mahdavi, J., Carvalho, M., Fisher, S., Russell, S., & Tippett, N. (2008).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4), 376–385.
- Smith, P. K., Singer, M., Hoel, H., & Cooper, C. L. (2003). Victimization in the school and the workplace: Are there any link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4, 175–188.
- Snider & Borel, 2004 Snider, M., & Borel, K. (2004). Stalked by a cyberbully. *Maclean's*, 117, 76-77.
- Solberg, M. E., & Olweus, D. (2003). Prevalence estim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with the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Aggressive Behavior*, 29, 239–268.
- Sourander, A., Helstela, L., Helenius, H., & Piha, J. (2000) Persistence of bullying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8-year follow-up study. *Child Abuse Negl*, 24, 873– 881.
- Sparling, P. (2004). Mean machines: New technologies let the neighborhood bully taunt you anywhere, anytime. But you can fight back. *Current Health* 28 (8): 18–20.
- Strom, P., & Strom, R. (2005). When teens turn cyberbullies. *Education Digest*, 71, 35-41.
- Swearer, S. M., & Doll, B. (2001). Bullying in schools: An ecological framework. In R. A. Geffner, M. Loring, & C. Young (Eds.), *Bullying behavior: Current issues,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 (pp. 7–23). Binghamton, NY: Haworth Press.
- Varjas, K., Henrich, C. C., & Meyers, J. (2009). Urb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bullying, cyberbullying, and school safety.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8, 159-176.
- Willard, N. (2007). *Cyber-safe kids, cyber-savvy teens: Helping young people learn to use the internet safely and responsibl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Willard, N. (2003). Off-campus, harmful online student speech.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 65-93.
- Willard, N. (2004) *An Educator's Guide to Cyberbullying and Cyberthreats*. Retrieved 23 March 2011 from <http://cyberbully.org/docs/cbcteducator.pdf>.
- Willard, N.E. (2006). *Cyberbullying and cyberthreats*. Eugene, OR: Center for Safe and Responsible Internet Use.
- Williams, K. R., & Guerra, N. G. (2007).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internet bullying.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1, S14-S21.
- Whitney, I., & Smith, P. K. (1993). A survey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bullying in junior middle and secondary-schools. *Educational Research*, 35, 3–25.
- Wolke, D., Woods, S., Stanford, K., & Schulz, H. (2001).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in England and Germany: Prevalence and school factor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2, 673–696.
- Ybarra, M.L. (2004). Linkages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d internet harassment among young regular internet user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7, 247-258.

- Ybarra, M. L., & Mitchell, K. J. (2004). Online aggressor/targets, aggressors, and targets: A comparison of associated youth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5*, 1308–1316.
- Ybarra, M. L., Mitchell, K. J., Wolak, J., & Finkelhor, D. (2006). Exami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ssociated distress related to Internet harassment: Findings from the second youth Internet safety survey. *Pediatrics, 118*, 1169–1177.